

虎痴三部曲

CHIHUSANBUQ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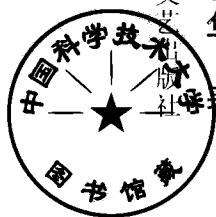
翁新华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痴虎三部曲

翁新华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痴虎三部曲

翁新华著

责任编辑：陈新文 汤亚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郴州市美印总厂印刷

*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

字数：310,000 印数：1—5000

简易精装： $\frac{\text{ISBN } 7-5404-1813-3}{\text{I. } 1454}$ 定价：18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出版科联系调换

食 粮 的 执 拗

自 序

几年前，我阅读过法国作家安德烈·纪德的《人间食粮》。可以说，它是我迄今读到的最诚实的关于土地与粮食的诗篇。当我就着萤火虫忽忽悠悠的光芒，轻轻地吟诵这些诗篇时，我感受到了一种宗教般的虔诚，我也可以看到一个世纪之前，法兰西原野上沐浴着月光的幢幢粮垛，以及农人们燃烧着的散发出微微稻草香气的篝

火。掩卷之余，我不禁向自己发问：先我一个世纪的纪德，为什么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呢？这不能不使我想到文学表现的形式与它本身所承载、包孕的社会生活内容及思想内容孰轻孰重的问题。

《人间食粮》出版于1897年。19世纪90年代的法兰西，当灵秀的农耕文化被现代工业文明无情地浸淫之后，关于土地与粮食的叙述，曾经被视为旧时代的挽歌或不合时宜的诅咒，乱草漫秧的是那种“脱离实际、爱好黑暗和幻影、内容贫乏、讲求形式的各式语言舞蹈。”

唯有纪德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土地与粮食的忠诚。

他在1927年《人间食粮》重版序言中写道：“当我写这部书的时候，文学界有一股强烈的造作的封闭气息；我觉得迫切需要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，赤着脚随便踩在地上。”

我对纪德的理解是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形式的探求的问题。一个国家是建立在它的民族精神之上的。批判也罢，沉思也罢，歌颂也罢，文学作品只有触及到了这个民族精神的内核，才拥有了震撼心灵的力量。巴尔扎克如此，都德如此，纪德也是如此。

当我构思这部长篇的时候，我所栖息的这片原野上，正闹着百年未遇的水患，纪德式的粮垛与村庄，几乎被这场汹涌的洪水冲得荡然无存。当我面对成千上万涌进城市的灾民的菜色面孔，当我看到六岁的小儿子吃力地提着五斤大米，庄重地交给即将赶赴灾区的班主任老师时，我心情滞重，我为我们这片多灾多难的原野深深忧虑，我很想我的主人公从《人间食粮》中走过来，走

向这片原野，为人们做一点什么。我知道我们这片原本不很富庶的原野急需的是建设，而不是忘却或诋毁。可是，我又能怎样呢？使我的思想峰回路转的是，一年之后，我重新踏访灾区，竟然惊奇地发现了原野上宛如黄金的稻浪，以及从废墟中崛起的大片大片的崭新的农舍。这时，有一种东西在激动着我。它是无形的，又是有形的。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。于是，我的主人公就凭着这种力量站立在了我的面前。

我们的原野较之于法兰西原野，还相当贫瘠。但是，我们这个民族毕竟执拗地存在着。而存在的本身就显示出了一种精神，一种力量。它显然是洪水或别的什么不可战胜的。

那么，它到底是什么呢？

在电影《痴虎》（根据本书部分篇章改编）中，16岁的山村少年面对贫穷曾高喊过“理想万岁！”——尽管这会遭到一些人的嘲笑，但痴虎并不在乎。因为一个浊俗不堪的人得到一场濯洗，也是理想。又比方许多原本浊俗不堪的人，八辈子不会唱歌，但进入卡拉OK舞厅之后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接过话筒，杀猪屠狗般地吼上一通。他们是不懂艺术的，然而一旦受到艺术的感染，就会滋生出一种斗牛士般的勇气和宗教般的虔诚。正因有了这种勇气与虔诚，他们忘却了羞赧。我觉得这种艺术的皈依以吼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，就是那种激动着我的东西。

如果把小说归类的话（好事者喜欢这样做），《痴虎三部曲》无疑会归于分享艰难的那种俗文学之列。但区别在于我不想袭用某种新的模式。而那种因袭的试验田上长出的杂交水稻，往往使米贩子和农民都能叫好。因为他们聪明地把两种人摆坐在同

一条板凳上：你难我也难，大家都不容易；你的艰难不是因于我，而我的艰难却是为了你的不再艰难……

艰难与尴尬，是一种不容隐讳与回避的客观存在。真实地展览它，是小说的一种。我不想停留在展览上。我希望通过我的主人公的诚实的劳作，多打些粮食。而对于艰难的展览与哀叹末日的来临，都是对我们这片原野的不负责任。

我觉得，食粮也是一种文学的执拗。

翁新华

1997年7月1日

赵州桥来什么人修？
玉石栏杆什么人留？
什么人骑驴桥上走？
什么人推车压了一趟沟？

赵州桥来鲁班修，
玉石栏杆圣人留，
张果老骑驴桥上走，
柴王爷推车压了一趟沟。

——民歌《小放牛》

引 子

一条弯弯曲曲的黄土小路，从大山的峡谷里牵引而来，由于阳光雨露的恩赐，小路两侧的冬茅草和灌木丛蓬蓬勃勃，欣欣向荣。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走在小路上。走在前面的是个半大小伙，小平头，圆脸盘，胖乎乎，矮墩墩，身体壮实得像一只棒槌，眉眼憨实，厚厚的嘴唇撅起老高，一副磨磨蹭蹭极不乐意的样子。紧随其后的是条牛高马大的壮汉，络腮胡，宽脸盘，下巴微翘，粗眉大眼，神情中流露出忿懑与焦灼。

他们的背景除了大山还是大山。近处的山是墨绿色，远处的山则是青黛色。再远些，便是贴在悬崖陡壁上的一枚桔红色日头。由于层层叠叠高山的挤压，山坳间的农舍显得细小、零乱，散布在山梁山腰的星星点点农

田，无论如何也很难让人产生丰收的联想。一条壮实的牛犊在山腰的一片玉米地上迂缓地爬行，尽管它拉犁的姿势丝毫不亚于那尊名为《拓荒牛》的举世闻名的雕塑，其效果却令人担忧。它走得太慢了，仿佛在拉一架大山。一条大约退居了二线的缺鼻子老黄牛，躺在树荫下反刍，悠悠地，要紧不忙地蠕动着松垂了的嘴巴，嘴唇和胡须上粘满了白沫，仿佛在咀嚼回味着过去了的日子。几声鹅叫稍微惊扰了一点大山的宁静，一条大黄狗骄傲地把几只大白鹅赶进水沟之后，冲上小道，拦住半大小伙，吐出鲜红的舌头，巴结地舔他的小腿肚子，用摇尾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忠诚与拍马屁的本领。

半大小伙狠命踢了它一脚。

大黄狗“汪”的一声哀叫，委屈地跑开了。

半大小伙走两步，退一步，如扭秧歌。中年汉子则不停地推搡着他的后背，像驱赶一条蹒跚的牛犊。

“快走！都什么时候啦？”

“爹，我不想去。”

“走呀！快走！”

“爹，我实在不想去。”

“走呀！快走！”

“赵行、学文爹就不像你。”

“你懂个屁！”

“我是班干部，又是团员，这样做不合适……”

“怎么不合适？”

“你像个黑张飞，一闹腾，会丢我的丑！”

“丢丑？你以为你是什么？班干部，团员，屁股蛋上画眉毛，好大的面子！老师、校长看得起你，为啥吃肉不给你双筷子！傻

蛋！”

“考中专，凭本事嘛。你去闹，有啥作用？”

“找他们讨个说法！为啥别人的儿子能报考，我向大庚的儿子不行！走！快走！领我去找你们班主任！”

“爹，别逼我好不好？”

“爹是为你好！爹妈一年到头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图个什么？图你的前程！你想一辈子呆这穷山窝窝，挖泥拌土么？脑瓜子太不开窍了！”

“我死也不去了。”半大小伙倔犟地蹲在地上，“我死也不去了。”

中年汉子气得面孔发黑，狠命拔起路边一根嫩毛竹，劈头盖脑抽在半大小伙的身上。中年汉子入了戏，下手没了轻重，一口气抽了十几下。

疼还是不好受的。半大小伙只好站起来，磨磨蹭蹭往前走，仍是进两步，退一步，扭秧歌……

十华里山道不算远，却也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两小时光景捱过去，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学校园的轮廓便出现在他们视线之内了。

“快走！”中年汉子又推了一掌。

半大小伙瞅瞅校园，悻悻地瞪了中年汉子一眼，突然撒开脚丫一阵猛跑，把中年汉子甩下长长一段距离。父亲的行为无疑是一种耻辱。他不想让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他在与耻辱为伍，为耻辱导向引路。

“等等我，痴虎！”中年汉子吼叫一声，撒腿追了上去。

他们跑进了一片葱绿的女贞林，跑进了一个酸甜苦辣的故事……

第一部 玉 泉

这是南方山区一所美丽而贫穷的初级中学。16岁的农家少年经过九死一生的顽强拼杀，终于成功地抵达彼岸，回首跌落桥下的同窗以及甩在身后的贫穷的故乡时，那颗简单的心变得复杂起来。当他幸福地接到卫青农校的录取通知书后，却趴在同窗好友向学文的墓前失声痛哭，并一度陷入深深的忏悔之中，为了寻求解脱，竟然盲人瞎马离家出走……

1

痴虎在玉泉中学念初三，担任班上的生活委员和劳动委员。桌椅板凳腿断了，他主动从家里带来锯子、锤子、钉子修修好。教室盖着土窑烧制的青瓦，年久失修，常漏雨，他搭梯子爬上屋顶堵漏，猫一样在屋脊上走动，弄得瓦片“叭叭”往下掉。班主任黄玉娥老师为他捏一把汗，用备课本挡在头上朝他叫：“痴虎，快下来，掉下地就没命啦！”喊着，又把同学们往教室外面赶。痴虎从瓦缝中涎着脸朝黄老师笑，露出两颗黄黄的大门牙：“黄老师，没见我腰上拴根安全带吗？”黄老师仰面仔细一瞅，果然看到有根粗草绳连在屋梁和痴虎的腰上，这才放了点心。原来这孩子胆大心细。

痴虎还主动冲洗厕所，冲了男厕所冲女厕所。女生力气小，从半里地外的井里提桶水到厕所来，累得呲牙咧嘴直哼哼。痴虎担来几大桶水，立在女厕所门口叫：“肃静！回避！”无人应声，便将木桶的水兜底儿冲进去。由此，女生们也拥戴痴虎，班上将他评选三好学生发展团员，没有一个不往上举胳膊

的……

痴虎是玉泉学雷锋的一面红旗。因为痴虎的存在，整个玉泉中学在全县学雷锋有名。

黄老师说，痴虎念小学时就喜欢学雷锋。比如有人拖板车上坡，他不声不响就从后面粘上了，憋口气使暗劲往上推，若是拖车人给他一句夸奖，他会一口气帮你推到坡顶，转而下坡了，他还会马不停蹄继续使劲，让你连人带车来个倒栽葱。再如替孤寡老人担水，若是受了一句夸奖，他会把清凌凌的井水一担接一担往你水缸里倒，直至水从缸里漫出来，让你大水淹了龙王庙……

玉泉是个穷山窝，田地稀少，干旱少雨，交通落后，离县城一百多华里，村民的收入历来很低。孩子们念到初中毕业，都巴望考上中专，早些谋只饭碗。尽管有的学生智商很高，念高中考大学满有希望，但人们大都不愿念高中。而报考中专是要分配指标的。

这一期，指标下来了，玉泉仍是两个。报考指标为什么这样少呢？这有三个原因：一是玉泉学生基础历来差，基本上年年剃光头，给了指标也难得考上，不如把指标腾出来给那些基础好的学校；二是县里几所高中抢生源，抓高考升学率，不愿让基础好上大学有望的学生白白流失；三是中专毕业生多了，没地方分配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捧到了中专毕业文凭，还得村来村去，乡来乡去。哪里有这么多个岗位？由此，县教委把中专报考指标卡得很死。

为这两个指标的分配，先是由班主任黄老师和科任老师商议，后由学校党支部及校务会复议，经过反复权衡研究，决定给赵行和向学文。为了不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争抢这两个指标，校长杨乐高还作古正经宣布一条纪律：报考指标分配的事绝对保